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五

左編

盜類

宋李全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鬚目、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趨捷、能運鈇槍、時號李鈇槍、元兵至山東、全毋及其兄死焉、全與兄福聚衆數千、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千洋洋弟潭等咸附之、元兵退、金乃遣完顏霆塞山東行省、將花帽軍三千討之、敗安兒于闌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輕騎走、卽

墨金人募其頭千金、舟人斬以獻安兒妹四娘、子狹
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而統之、稱曰姑姑衆、尚萬
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衆附、陽氏通焉、遂嫁之、全
合軍與霆戰、又敗、霆驍將張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
及全、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衆保東海、劉
全分軍駐峒上、霍儀攻沂州不下、霆自清河出徐州、
斬儀潰其衆、彭義斌歸李全、霆卽李二措、賜姓完顏、
惠號賽張飛、燕俠士也、此數人者、出沒島峒、寶貨山
委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有沈鐸者鎮江武鋒卒也、以
命盜敗山陽、誘致米商斗輒售數千倍、知楚州應純

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又說純之以歸銅錢
爲名弛度淮之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有意
歸宋招禮宋人定遠民季先者嘗爲大俠劉佑家廝
養隨佑部綱客山陽安兒見而說之處以軍職安兒
歿先至山陽夤緣鐸得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時
江淮制置李珣淮東安撫崔與之皆令純之沿江增
戍恐不能禦乃命先爲機察諭義群豪叙復鐸爲武
鋒軍副將辟楚州都監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
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合兵攻寇海
州根援不繼退屯東海全分兵襲破莒州克密州兄

遷葬

福克青州時金人方困于敵張介從而招全授以兵馬衣以紅袍號紅襖軍嘉定十一年金聞金人愈窮威遂歸純之累戰功至副總管明年金主珣下詔招之全復書有云寧作江淮之鬼不爲金國之臣遂以輕兵往濰州遷其父母兄嫂之骨塋于淮南以誓不復北向時山東已爲韃靼所破金不能有全遂下益都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珣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於是有旨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千人各忠義振於

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湊漣水，鐸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已而全軍至漣水，邀季先白事楚城，取器甲金穀，議再攻海州。純之厚勞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差，全圍海州。金將守不下，合鄆軍、邵徐兵來援。全與戰于高橋，不勝，退守石秋，分兵襲密州。是夕徙屯淮陰之龜山。時金人圍淮西，急帥司訓全與先及石珪軍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遇金人于嘉山，戰小捷。先軍進駐天長，全進駐盱眙，鼎立以待金人。全至渦口，值全將廬鼓槌者將濟，全掩之。金兵溺淮者數千，與阿海戰于化陂湖。

太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追至曹家莊而還三國俱解全喪失亦衆阿海者金所謂四駢馬也全進達州刺史金元帥張林以青葛密登萊濰淄濱豫寧海濟南十二州來歸始林心存宋未能達會全還濰州上冢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歡謂得所托置酒爲結兄弟全旣得林要領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授林京東安撫進全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爲統制增放二萬人錢糧徙屯楚州先是制置使賈涉以朝命

督戰許殺金太子者賞節度殺親王者承宣使殺駙
馬者觀察使全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四駙馬所獲
者涉上于朝乞如約賞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駙馬實
不灰也會大雨雪淮水合全請于制府曰每恨四州
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焚制府遣就盱眙
與知盱眙劉瑋瑋集諸將燕全時青夏全咸願以
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米
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曰
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如有備引
去十三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厓咽殿實求內

李不能用
淮水而金
反決汝水

附拱與定約奉貢欵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
九州來歸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
能止乃帥楚州盱眙忠義萬餘人以行拱說全曰將
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
乎於是全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全以三千金銀
甲赤幟逶濠躍馬索戰時大暑全見城阻水矢石不
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砮中通浮梁來往一夕汶水
溢漂大水斷浮梁全首尾幾絕蓋金人堰汝水而決
之也詰旦金騎兵三百奄至全上馬帥帳前所有騎
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

使南將主北軍則淮楚爲一涉然之且曰季先在時
有三千虛籍今當覈實因可省費全聞之即獻計曰
全若朝將此軍夕與覈除虛籍因卑辭獻珍貝以自
結涉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
夕細點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紿
他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
三鼓漣水告警云金人萬餘在邳州思漣水去邳咫
尺旣無險阻城壁復弊一被攻劫則直臨淮甸罪在
全矣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
詐因寢默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朝以劉全爲總

不廷

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全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之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單造爲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押娼軍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艫舟謀爭舟楫之利焉是年嚴實復以魏博等州降於元十四年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劉瑋共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軍至盱眙度淮攻尅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瑋徙盱眙芻粟以實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往爲必守之計未幾盧鼓槌來取西城全盛兵出戰大敗閉城自守明日復戰不

全敗

勝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旣陷鄆州，宋將
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襲金人。
後謁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
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瑋再取西城，盧
鼓槌背城力戰，戒張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數嘗敗
全于山東而不能獲，每歎曰：「天假此賊，事未可量。」及
聞盧鼓槌言，自度進未必獲，退復受戮，卽陳躍馬奔
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起之，相與歡甚。不數日，
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
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萊寧海之衝，百貨輻湊，全使

其兄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塲福恃其弟有德于林又欲分其半林訴福恣取鹽而不分塲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懼懇于制置司涉密召林戲下問之福伏兵于途以伺林覺不遣於是林密說林歸元福狼狽走楚州是時加全招信軍節度林猶遣涉書詆全明已非叛涉以咎全全請爲朝廷取之乃提帥駐

海州以迫林全攻林急林走全遂入青州十六年涉
勸農出郊暮歸入門忠義軍遮道涉使人語全妻楊
氏楊氏馳出門佯怒忠義而揮之道開涉乃入城自
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卒全新置忠義軍籍初
涉屯鎮江副使八千人于城中翟朝宗統之分帳前
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趙邦永高友統之屯五千淮
陰王暉及于渾統之所以制北軍也全數輕鎮江兵
且以利陷其統制陳選及趙興使不爲已患唯忌帳
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
許全每燕戲下并召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

未能合也。及兵壽邁攝帥事，全忽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會許國自武階換朝議大夫，淮東安撫制置使命下，先是國奉祠家食，數言全必反，欲傾涉而代之。召國奏事，國疏全奸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衛也。山陽叅幕徐晞稷雅意開闢，及聞國用晞稷開望，乃騰國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元將李二措及邳州守致書於全，欲附宋。全戲下得之，卽以報全。全喜遣

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兵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全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乃引兵趨山東十七年國之鎮楊氏郊迂國辭不見楊氏漸以歸國既視事廣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資十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畧示威卽奔走不暇矣全因留青州國不能致全遣小吏致再書國喜曲加勞接即日真補承信郎冀結其心小吏曰小吏奉書而遽得命諸將校謂何不受歸語其徒以爲笑國見全無來期數

致厚餽邀全議事會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
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
集將校曰我不叅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歿以往
見八月全上謁賓贊戒全曰節度當庭趨制使必免
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庭叅亦
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
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勛業
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
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國之客章夢
先主暮議慶福謁見夢先責客將令隔簾貌咤慶福

此法其具
畢必

不能堪國以名馬十餘數遺全不受國固遣全俟其
充斥階庭何候移時而復卻之如是者半月卒不受
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拜而
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席間出劄白事國
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卽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
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彭義斌求
忠義將趙邦永來山東全爲白之國諾邦永乘間告
國曰邦永若去制使誰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無過
慮邦永泣而辭之全遂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
三萬閱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

恐其圖已內自爲備寶慶元年湖州人潘甫與其徒
弟丙壬起兵密告全黨于山陽全黨欲坐致成敗然
其謀而不助之力甫歸陰勒部曲及聚販鹽盜至千
餘結束如北軍率衆揚言自山陽來擁立濟王時金
圖國之意已決遣劉慶福還楚城使爲亂或教楊氏
畜一妾男子間指謂人曰此宗室也至語郡僚曰會
令汝爲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相應忠義統領王文信
有衆八百涉徙刺楊州強勇軍國之聚兵大閱文信
在焉慶福與謀令歸襲楊州別遣將劫寶應事濟則
揮衆渡江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

快意於許國焉。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耶？夢玉懼禍及已，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帥欲圖汝兩爲自結之計。國晨起莅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顙，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宮寺，兩司積蓄盡入賊。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時四明人姚翀通判青州，全豫令還山陽，及漣水而復止之。至是，擁翀入城，與通判宋恭喝犒南北軍，使歸營。自是慶福首殺夢玉，以報貌喏之辱。戒諸軍毋害苟夢玉家，護以五十兵。

初國倚揚州強勇軍統制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
朱虎等爲腹心至是首降賊且助爲亂惟丁勝張世
雄沈興杜靖毗富道不屈或與賊巷戰與手殺賊將
馬良賊黨得志更相賀獨張正忠歎曰若曹不識事
體朝廷豈置汝耶王文信獻計慶福曰我僞作重傷
提本部軍歸揚州楊守必不疑生縛守以其城獻慶
福喜夜飲而遣之許國縊于途文信將至揚州其徒
有亡入城告變者時楊之兵皆在楚知州汪統會同
官議鈴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營何故
見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說止

其兵而以單騎入俟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領往
盱眙分隸張惠范成進戲下統喜遣之遇文信於十
里頭置酒相勞苦文信爲褻創狀拱曰忠義反楚州
揚州人見忠義暮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然
後同見知州知州急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
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戮之統躊躇不敢發劉
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厲聲曰王統領好人提
刑不必疑請出受叅統不得已出而犒之劉全以兵
翼之出館其家詰旦統未有處拱又請引文信出城
與議回屯楚州文信知事泄拱就出劉全亦請從至

天下紛紛
豈有如此
厚賂

平山堂文信責拱賣已欲殺之拱曰爾謀如此三城人命何辜我已存三城人身死無憾然我死汝八百家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及其衆動色文信劉全遂還楚州時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劉瑋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瑋懼夏全復動乃使卡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整以邀文信爲辭引兵還揚州全因僞言盱眙失守卡整爲亂於是揚州復震城門晝閉宰相史彌遠懼激他變欲姑事涵忍而後圖之謀帥莫可以徐晞稷嘗倖楚州守海州得全歡心晞稷亦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時

慶福以事濟報全。全又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金聽我節制。義斌得牒，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嘗呼趙邦永曰趙二，汝南人。正湏爾明此事，乃斬齋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闕，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趙范時知揚州，得制置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全遣騎逆晞稷。晞稷入楚州，劉全躍馬登郡廳，晞稷迎之。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時青使人偽爲全兵，道邳州出漣水，奪全田租而伏騎八百。

翼且全引二百騎渡淮與鬬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
兵往援全全出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
欲乘全敗舉兵追北軍晞稷止之全後知其謀對晞
稷詰之二人不爲屈然懼禍及已晞稷乃潛授世雄
勝軍統制教使迯而陽索之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
且走得達揚州晞稷初至楚緩急相濟加囚趙社逐
朱虎賊尚知畏屢令全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唯
退招姚紳及將校飲酒酬全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
若何忽有將校曰當時忠義只百十人其他軍皆南
軍乘勢將帶若潰將何以還一人曰制司必欲追之

不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山、東爲百姓一人抵掌
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翀以告晞稷、全見晞稷求納
官、晞稷撫之而去、自是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
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軍器府止餘鎗千數
千、全復取去、全欲戰艦、晞稷使擇二艘、全移出淮河
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
獻、慶福皆機事、慶福賞盜篋者五百千、未之閱、全始
發、緘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全大怒
又有苟夢玉書、卽將慶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玉反
覆、夢玉知之、時已被召、亟辭全如京、全饋錢、夢玉如

平時潛殪諸十里之郊復出榜捕害夢玉者全往青州取東平不克劉全以券易制司錢不如欲復謀亂楊氏出二千緡解之乃止全引兵攻恩州義斌出兵與全鬪全敗義斌以千五百騎追之獲馬二千匹皆揚州強勇軍馬也全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納全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汾江制置司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拒淮進據漣海以威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者或生擒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戡河北盱眙諸將襄陽

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趙范亦以爲言，不報。全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晞稷繳達之。時朝廷知義斌之功，憚全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元兵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爲他臣屬耶？」遂歿之。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附已，餽金五百兩。青見義斌歿，乃附全，自移屯淮陰。全招青入城飲，析俎銅券二千，他餽稱是。恩徧麾下，晞稷宴青，全餽析俎如前。全將往山東，以南軍七百從，官犒鉄錢券人。

五千錢全犒銅錢三倍許携南貨免稅於是請行者
不已得千人以俱晞稷又以千八百人繼之二年趙
范奉祠林珙知揚州全北剽山東南假宋以疑元且
仰食于宋會金與元爭大名全得徃來經理元兵攻
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元築長圍夜布
狗砦糧援路絕全遣小校縋城雜樵禾者走楚州發
援兵終不能支全與福謀福曰二人俱歿無益也汝
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歿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
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勦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
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止而福行朝廷初以力未能

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幸全未歸以荷歲月朝廷方謀易帥劉璋吳郡人久在盱眙雅意建邳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副都統彭忞延譽京師自謂素撫鎮江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管歡心討賊有餘力史彌遠信之忞亦垂涎代璋從吏尤力以璋知楚州忞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晞稷以戶部侍郎召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隨時青在淮陰璋怒其移屯叛已不召也夏全請從璋素畏全校亦俾駐盱眙忞自揣資望視璋更淺曰璋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也璋猶憚夏

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
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
事會何端坐爲夏全欣然領兵往入楚城青亦自淮
陰復移屯城內瑋且駭且恐勢不容却復就二人謀
焉時傳全已歿福欲分兵赴援兵少卒不往瑋令夏
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遣人賂夏全求緩師
乃止寶慶三年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
東歸附耶狐死兔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
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歿
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玉帛于

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
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爲奸更與福謀逐
瑋矣夏全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
物時瑋精兵尚萬餘窘求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
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
歿器甲錢粟悉爲賊有瑋步至揚州借州兵自衛猶
劄揚州造旗幟林瑋繳奏于朝聞者大笑夏全既逐
瑋暮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目圖已明日大掠趨盱
眙欲爲亂張惠范成進閉門不得入翱翔淮上惠成
進出兵欲勦之夏全狼狽歸金金人納之是舉也張

正忠不從亂，經妻女于庭，并已自焚。報至中外，大恐。劉璋自劾，未幾，成初姚弋仲從賈涉辟楚州推官，全喜其附已，爲引重當路，得改秩。全請以通判青州，國之成，全借弋仲撫定以誑衆，以功入朝。三月，以弋仲知楚州兼制，置弋仲辟杜來等爲幕客，留母及其子于京師，買二妾以行。至賊東，艤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楊氏，用聯稷故事，而禮過之。楊許弋仲入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娛之。時全在圍一年，食馬牛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初，軍民數十萬，至是餘數千矣。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向南再拜，欲自繼，而使其黨救之曰：「今北歸，蒙

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元。元兵入青州，承制授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懷不自安，歛圖福以自贖。福知之，亦謀去慶福。福僞病旬餘，諸將問疾，慶福不往。張甫者素厚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往。後慶福約甫同往及寢，遙見福臥不解衣，心恐不得已，至床前，見床頭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懼福先發，福疑慶福就刀見害，乃欲起拔刀傷慶福。慶福徒手不支，甫救之，左右群起殺慶福。及甫，甫本金元帥，封高陽公。全亡河北，甫據雄霸，清莫河門，信安不下，信安出白溝，距燕二百里，而阻巨灤，元兵不能涉，甫每潛

師窺伺元將俚若奴屢欲滅甫以耶雄霸驍將窩羅
虎者歸甫甫納之其後窩羅虎遁去且竊甫千里馬
以獻俚若奴俚若奴喜待遇益厚嘗會飲燕京之大
悲閣窩羅虎醉下樓復乘所獻馬以歸甫追者莫及
始服甫之用間焉其後歸全福以慶福頭納神神大
喜慕容柱表曰慶福首禍一世奸雄今頭落措大手
耶飛報于朝遣子恭繼奏捷琫之敗儲積掃地網逆
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神及僉幕促之皆
謝以朝廷撥降永下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則不必
建國開幕如故獨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制間以困

忠義也。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翀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翀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往。杜表朝服至，八字橋福兵腰戮之。表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翀及見之，福兵欲害。翀其黨救之，得免去。鬚髮縋城西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灰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莫肯往。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賊徒黨塞西門，開北門支邑民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賊以贍錢糧，不繼如故。賊

將國安用閻通歎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爲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衣食張林邢德亦謂嘗受宋恩中遭全間隙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亦嘗遭全屈辱且謂我本賈帥帳前人與彭安撫舉義不成而歸五人在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福及楊氏以獻於是衆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殺一婦人以爲楊氏函其首并福首馳獻于紹雲紹雲驛送京師傾朝甚喜檄彭忙強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

州便宜盡戮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
次妻劉氏也。托輕僎每供四總管弄戲得敬不敢自
決力遜惠成進二人卽提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歡
宴議分北軍爲五使五人分掌之每軍無過千人一
屯南度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神鎮城中城西各一
在山東人老幼益絕錢糧出淮陰戰艦陳淮岸以斷
全歸路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青望重惟聽青
區畫省檄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及密遣人報
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等歸盱眙賊黨復振紿雲赴
樞密稟議准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旣歸錢

糧缺乏密約降金。盧鼓槌許之時，鎮江軍及滁州虎兒軍在盱眙者尚衆。二人給牒曰：「南北軍易致激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又歡早發虎兒軍折洗牒從之。二人每宴牒必徧追皂隸，牒皆不悟，方感其拒夏全之功，轉兩軍官資。二人同戲下合辭曰：「不願得官，欲得錢糧，惠成進燕牒，左右知有謀，多不往。牒往如平時，酒半縛牒，牒從者無寸鉄，且醉皆就縛。卽日渡淮輸款，以盱眙附盧鼓槌于泗州。金兵至，開門接之，諸軍不戰皆降。於是塞南門，開北門，導淮水以通泗之東西域焉。盧鼓槌與惠釋憾連姻，金官惠有加。

俾專制河南以拒元自是金人窺淮東益急朝廷調
京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備金全得青報勸
哭力告元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歸南必咩許之
承制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獻金幣全
與元張宣差并通事數人至楚州服元衣冠文移紀
甲子而無號義深走全安用殺張林邢德自贖全遷
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辭疾青父子同至全推殺
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又收李英等八人下獄云非朝
廷殺我妻子吾惟問汝李英全腹心狡而密與李平
皆山東胥吏全之乍逆乍順二人所教也平又數致

全書至廟堂以覘朝廷青繳所授檄於全曰我素推
尊相公豈肯爲此全亦惡青反覆與登城南樓飲殺
青馳騎往給青妻言青病見與禱禳青妻至盡殺之
遂併青軍擢小校胡義爲將徙其半于連海紹定元
年全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天長民
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振之不能繼壯者皆就
募射陽湖浮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
周安民王十五長之亦盡結水砦以觀成敗翟朝宗
知揚州權制置全厚賞捕邦永邦永乃變名必勝全
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其

柁工一以數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粘笈，厚募南匠，大治舳舻船，自淮及海相望，於是善湘禁桐油，粘笈，下江嚴甚，朝宗市粘木，往揚州，善湘亦聞于朝，請以松木易留之，全不得已，代以榆板，舟成，多重滯，六月，試舟射陽湖，善湘恐其乘便擣通泰，亟牒海州，求通泰入湖之路，全使將提兵三萬如海州，全及楊氏大閱戰艦于海洋，全趨青州爲嚴實，邀擊敗走，遂奪青崖崗據之，全歸海州，治舟益急，驅諸崗人習水，全至楚水，全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于元者不缺，故外恭順于朱，以就錢糧，往往留貨輸元，朱得少寬，北顧

之憂遣餉不輟全縱遊說于朝不若復建山陽制置
司全又與金合縱約以盱眙與之金亦遣靳經厯者
聘全皆不遂二年四月全以根少爲詞遣海舟自蘇
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羅實欲習海道規畿甸也全嘗
燕張國明等忽曰我乃不忠不孝之人衆曰節使何
爲有是言也全曰廉費朝廷錢糧至多乃殺計制置
不忠我兄被人殺不能復報不孝二月二十五日事
吾之罪也十一月十三日事誰之罪耶蓋指璋與夏
全也今密遣軍掠高郵寶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逃
民兵捍禦爲賊所敗御前軍器庫火得縱火者楚州

軍穆椿也。全欲銷宋兵備，以使椿行。且伏姦于外，謀入爲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申盡喪，椿臨刑笑曰：「事濟矣。」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諸將皆曰：「通泰塩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且使朝廷失塩利。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雖反而難遽絕錢糧。乃挾元李宋二宣差，恫旋虛喝，而使國明達詣朝。而元實未嘗資全兵。有識李宣差者曰：「此青州賣藥人也。」會召國明稟議，全以寶玉資其行。資從所過，揚言李相公英畧絕倫，其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徧餽，要津求主。其說國明

既見廟堂以百口保全不叛全將閱舟師風不順焚香禱曰使全有天命當反風語畢風反大閱數日會全糴麥舟過鹽城縣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全入城據之知縣陳遇諭城走公私鹽貨皆沒於全朝宗倉皇遣幹官入鹽城懇全退師又遣吏山陽求楊氏裏言之助皆不荅朝宗乃遣十整領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守鹽城提兵往楚整與遇麾軍道左擊析聲諾全言于朝稱遣兵捕盜過鹽城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永免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

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爲罷朝
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命通判揚州
趙璈夫暫攝事全造舟益急至發冢取黏板鍊鐵錢
爲釘鞠熬人脂擣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爲木
手又給璈夫以元爲詞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
券書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卽自轉輸淮海入塩城
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唯恐賊不飽我曹何
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
息王十五附全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脇周安民等造
浮梁于諭口以便塩城來往又開馬擺港壽河引淮

船入湖爲攻撓水砦計復言於制置司云全復歸三年淮甸寧息雖荷大丞相力主安靖之說深有覆護之恩奈何趙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自爲政使全難處全欲決定去就親往鹽城存劄若有疾全者疑全者如趙知守之輩便可提兵決戰如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取之倘不能滅方表全心善湘見之甚憤范亦請調兵時彌遠多在告執敢無可否舉朝率謂大丞相老於經綸豈不善處獨叅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密與樞密袁韶尚書范楷議二人所見合清之乃納韶見帝韶歷言全狀帝有憂色清之卽贊詞

全帝意決清之退以帝意告彌遠彌遠意亦決金字
牌進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
蔡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金子才制
置司參議官促荆襄淮西諸軍赴援壬子全兵突至
灣頭璫夫恐欲走副都統丁勝劫闖者止之全攻城
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
全遣劉全奄至堡砦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
趙勝屯西城見濠淺每日設有寇至未圍大城先襲
堡砦何可不備盛暑中督軍浚淥人皆苦之翟朝宗
亦以爲笑既浚勝決新塘水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

勝又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勝開水門納賈舟千餘艘活者數千人糧貨不與焉時朝廷雖下詔討全而猶有內圖戰守外用調停之說是日璩夫得彌遠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璩夫亟遣劉易卽全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惟留省劄璩夫始知全紹已亟發牌印逐趙范癸丑全塞泰州城濠民兵師宗雄武陰通全戒守者無得發矢俟薄城而感之全得距堙州守宋濟恐令縣尉某如全壘全以增糧省檄示之尉復出獻錢二百萬以降乙卯雄武開門導全濟師僚吏出迎全

入坐郡、沿濟發帑、出所獻錢、全曰、獻者獻汝、私藏耶、若泰州府庫、則我固有何假、汝獻爲、乃舍濟僉判斤、入郡堂、盡收子女貨幣、庚申、全聞范葵旣入、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甲子、全配兵守泰州、悉出衆宜陵、丙寅、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馬、駐平山堂、伺三城機便、戊辰、張璉等以天長制勇三軍至、阻全不得前、遣人請援、范葵親出堡塞西門列陣、待之、全不敢動、璉等乃入城、庚午、全晨率步騎五千餘、攻堡塞西門、趙勝出兵戰、不利、范葵以兵益之、全兵亦增、葵擊却之、辛未、賊引兵三萬沿州城東向西門、

李虎趙必勝張璉力戰，自己至申，全乃沿東門以歸。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埧，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帥擊之，爲數截殲者五千。淮西援兵至，亦遇金將力戰。城中俱不知也。襄兵敗，全兇焰益振，每曰：「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甲戌，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且欲破堰泄濠水，統制陳達率勁弩射之。范葵出軍迎擊，乃去。是日，余玠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砦柵，全將劉全出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全計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爲緇，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

自困乙亥全悉衆及驅鄉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三城
制司總所類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
舉火爲期夜生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賊一意長
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戊寅全張蓋奉樂平山
堂布置築圍指揮閑暇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
率將士出堡砦西全分路鏖戰庚辰范出師大戰玠
等破全將于都倉獲糧船數十艘甲申葵出戰賊大
敗四年正月辛卯全兵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城
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是日玠破
全將鄭祥獲糧百艘乙未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

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扼賊圍、開土城數處、
范葵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俘馘甚
衆、夜賊復合所開城、丁酉趙勝立橋堡若干北門、賊
步騎分道來戰、勝擊退之、范陣于西門、賊閉壘不出、
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
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
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葵揮步騎夾浮橋、吊橋、金出爲
三迭陣、以待之、自己至未、賊與大戰、別遣虎必勝義
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
用范所置長槍、果大利、賊敗走、翼日全遣步卒三百

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揚州兵復驅壯丁增濠
而培鹿角范葵遣騎將出夾城東西牽制之親出州
城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勇力齎薪砲焚
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救道遇騎軍而歸
始全反計雖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皆從逆邇陞
好進喜事者欲挾賊爲重或陰贊之謂朝廷愈畏則
錢糧愈增又許身任調停之責故全兵將舉而張國
明先召全之託詞陳遇棄城及歸過三趙圖已蓋成
謀也及三趙用宋師集諸閫削全官爵罷支錢糧攻
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

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惟之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是晚燕元宣差宣差激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取諸勅朝服南向歷述平生梗槩再拜禱服焚之歎曰國明誤我淚下如雨拭淚就坐強歡有胸山子道士者老矣全迎致之初見全即歎曰我業債令在此償取占事多驗尊爲軍師及見全焚諸命謂人曰相公歿明日矣人問之曰朝廷以安撫提刑討逆然而逆者節度使也豈有安撫提刑能擒節度使哉諸勅既焚則一賊爾盜

固安撫提刑所得捕。不歿何爲。入見全曰。相公明日
出帳門必歿。全怒。以爲厭已。斬之。范葵夜議。詰朝所
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
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
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爲
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
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
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
城卽鬪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
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

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千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
章淮軍感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
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
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諸
陣上衆獲頭目無得爭以爲獻故群卒辟其尸而分
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類非卒伍俱不暇問甲
辰賊軍全椒人周海詣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潰去未
幾國安用歎恨飲泣初議推一人爲首以竟其逆莫
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夜上捷書制置司
議翼日追賊乙巳早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

范弩射之賊呼曰爾襄陽援兵已敗走汝知之乎城中應曰汝李全已爲戮汝何不降賊不應諸將欲追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天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繼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丙午黎明葵追及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俘斬及奪回糧畜蔽野別將追至大儀不及葵使人瘞親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霽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太后舉手加額國明輩俱禍及已唱論云全未死至

有資遊士吳大理等助煽之及泰州凱奏繼上浮言始定朝中皆擬隨表入賀彌遠以小寇就平謝止之善湘來犒師部所獲賊酋二十人獻俘于朝且定奇功二十有九人及其餘促行賞禡祭有梟鳴于牙占之吉別遣金子才將募五千人與余玠犄角取鹽城步騎十萬發揚州留勝權守鹽賊賊董友王海以兵圍卞整砦玠擊卻之遣總轄沈亮率多漿船及民船四百人射陽湖擊賊于諭口亮破賊于翟溝范葵分兵進至平河橋勦賊甚多玠整敗賊將于岡斬首千級又敗賊千十里亭賊兵爭門墜濠如蟻庚申別將

破賊砦于壽河、援農民脇從者萬家、范葵追諸軍薄
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萬餘、焚二千家、城中哭聲振
、天子才自他道進攻、賊將董友拒之、大戰于港口、敗
之、舟師過、漣水戰勝、達淮安、五月朔、天大霧、官兵攻
上城、賊守者尚卧、倉皇起、闔官軍互踏肩爲梯、前者
或墜、後者繼至、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
擒數百人、兵士有故隸楚州左右軍者、家屬數爲賊
虐、至是洩憤、無老幼皆殺之、燒砦柵萬餘家、腥焰蔽
天、餘寇爭橋入大城、重濠皆滿、淮北賊歸赴援、舟師
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惧、子才率趙必

勝王旻軍多砦西門道遇賊大戰至夜不解子才爲銳陣左右殺乃勝楊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圖我人誰納降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宜告朝廷本欲圖我來降爲我所降已驅之過淮矣以此請降可乎衆曰諾翼日楊氏絕淮而去賊黨卽遣僞計議馮垺潘于欵于軍門范等密聞于朝朝諭不可范曰若明諭朝旨是堅賊志不如陽許以誤之我自爲必討之計乃遣范用吉入城諭賊曰朝廷已許納降但令安撫交過北

軍衍德等遣潘于隨用吉報謝許獻玉帶犒軍黃金四千兩。范曰：我欲款賊，賊更來款我乎？歸鄭衍德等。自知降亦不免，始送款于金。至是，金遣使以其京東元帥牒來，言曰：此賊不降，能爲兩國患，請與大國夾攻之，各勿受降。范恠其來無故而難於陰絕，遣使報之，不從其請。六月，大戰于河西三砦，城大敗。楊氏歸漣水，賊先遣妻孥過淮，軍爭欲往斬之，不能禁。反有起殺頭目者。復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行，淮陰降。金遂得探報云：宋師遲一宿攻城，淮安亦爲金有矣。於是全所據州悉平。楊氏竄歸山東，又數

而後歟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六

右編

盜類

逆惡

晉人殺厲公邲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罔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

南巢紂賄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

里革論晉人殺厲公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殺紀公。以其實王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夫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孝敬忠

今鄆國之
父盜賊如
季子弟如
叔父兄

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殺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

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
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
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
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檣杻饕餮投諸四裔以禦
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
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
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
事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力二
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
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季文子論語
僕殺紀公

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耶
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脇制偷合
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
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
光弼守太原出井徑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
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
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
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
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踰年而弊我常
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

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
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必
河南諸將手。

李泌破
賊期對

盜賊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
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
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
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
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
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

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早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臧武仲論詰盜

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敝愚駑駘旣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

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
寺篡因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
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
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
以興之狀

張敞請自治渤海膠東盜賊

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頽時吏曉習戰陳識
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輒出河東馮翊鈔西軍
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
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
膽四方動搖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

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關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

劉陶蓋
賊蹤

隋大業年中劉元進起餘杭朱燮管崇起吳各擁數十萬寇江浙諸州朱粲起譙郡擁兵數十萬寇宏起鄱陽蕭銑起羅縣各衆數萬攻陷諸郡唐咸通年中桂林戍卒五百人殺其將以判官龐勛爲都頭剽掠

湘潭後陷徐宿等州。又乾符年中。海賊王郢江賊柳彥章各聚徒數萬餘。光化年中。魯景仁起連州黃岫。起桂陽沈行收起邵陽各擁兵萬餘。攻本郡。邑殺戮守長。其甚盛者。則江西鍾傳。廣南劉隱。湖南馬殷。福建王潮。皆割據焉。臣謂東南九道。負山阻水。爲寇者。足以倔強。故自古爲寇淵藪。臣欲乞於九道中。擇要害約十餘郡。如泗楊昇。吉潭。荆。桂。廣。福。杭。越之類。按地理相去均者。於本處募兵。大郡五千。小郡三二千。以多補少。不過四五萬人。以東南百三十郡之富。豈不能贍養哉。訓爲精兵。勿復差役。每郡置二督護專。

領之。每道別置一都護經略之。九道又置一總管者。居中以節制之。如此則欲爲寇者知朝廷有備。豈不顧憚耶。設有盜起。則發兵有所。濟師有地。乘其未盛。熾而撲滅之。不爲難矣。況山東自古尤多寇盜。隋大業年中。韓進甄寶起濟北。張金稱起清河。竇建德格謙孫宣雅起渤海。孟襄杜伏威起齊。逐郡各擁衆十餘萬人。劫掠諸郡。唐乾符中。王仙芝起濮州。聚衆百十餘萬。轉攻河南十五郡。以至黃巢起宛朐。擁衆百萬。陷覆兩京。然觀其初起草莽。蓋亦甚微。當時制禦失策。遂至茲蔓。今亦乞擇要害數郡。募兵立帥。如東

南老制則可無虞矣

富弼乞車南募兵防寇盜

乞批下於此一路中擇三兩處臣僚可委者密令多方採訪如知姓名居處作草澤遺逸以禮呼召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則奸謀不能成矣或得稍優者量加異待則徒黨聞之未必不冀望而出因而收拾或可略盡

富弼乞採訪京東狂謀之士

臣又思京西諸州長吏皆非其人如襄鄧唐汝均房金商安郢等十餘州盡是賊盜見今往來之處長吏尤須得人伏乞先選轉運兩人徑令往彼體量諸州長吏不才及賊濫老病者急罷之便令於轄下通判

或知縣中保舉權充知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寄官院
選差人填補知州得人則就令選郡內知縣縣令皆
前漢宣帝時渤海郡盜起帝選能治之人丞相舉龔
遂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安帝時朝歌縣盜賊屯聚
連年未獲乃以虞詡爲朝歌長賊遂駭散此是兩漢
時一郡一縣有賊只得龔遂虞詡兩人爲守宰自然
破滅之驗也古者亂離無世不有然而傾亡至速者
亦各不下三五十年唯唐室之後凡更五代十二帝
共只得五十四年其故何哉蓋是都城在四戰之地
並無險固四方有變直到城下略無障礙之所致也

晉公在仁
宗之朝已
預知此

今則西戎已叛，屢喪邊兵，北虜愈強，且增歲幣，國用殫竭，民力空虛，徭役日繁，賦歛日重，官吏猥濫，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嘗省察，百姓無告，朝廷不與爲主，不使叛而爲寇，復何爲哉？朝政不舉，都城無依，五代事迹已復萌露。

富弼論西鄙用兵盜賊萌發

今若朝廷明降勅文，預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賊盜，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况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伏望收還此勅。

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譬
畫斛斗救濟饑民若有一人敢劫奪人斛斗者立加
擒捕依法施行

司馬光論京東京西
災傷之處擒捕盜賊

今如曹州王得賢不能禁盜賊致成徒黨知濮州戚
舜元年衰老素無才術唯此二州爲賊所聚臣今欲
乞先於曹濮專責知州通判且令條陳方略更明賞
罰許其規畫悉就討捕督以近限約以重効如其逗
遛無所建明即下有司責以無狀別委輔臣舉用才
吏京東應諸旁郡悉可依此更張且須成績乃議酬

擢

趙鼎論京
東盜賊

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及移守徐州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

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櫓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達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

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鐵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灰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亾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

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礦伐炭多饑寒亡
命強力驚恐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才力
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却刃刀槩教
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
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
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
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
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
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
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

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

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徃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服，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有此可以準貸錢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

博比基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咸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走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它。則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

史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閹書其歲月使得出仕北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

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

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

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成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之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饑寒無告忿忿思亂會張弘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鑒唐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西河北豪傑之心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畿司

及徐沂兗畢維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諸朝所獲盜賊量輕重賜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卽累其人數隔以一官使此輩歆豔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卽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

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爲賢而況以捉賊出身有
何不可往者徐寇之擾賴所以易擒者在於守而不
能出方寇之擾嚴所以不長者在於出而不能守使
二郡不幸有警而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爲之畫彼
其鑒齊寇之失必不肯守鑒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
是則非可以卒制也

蘇軾論京東盜賊

八編類纂